四庫全書

史部

明名臣琬琰録卷七

明　徐紘　撰

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 有序

宋　濂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完博足以為經濟之用盖自童丱之始習四經之文書以歲月期於黙記又推於遷固范曄諸書豈直覽之其黙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歴代之史察

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網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
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録探幽索微使無遁
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奥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
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户口征役之屬無所不
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
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
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
不加省與之論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强不能對嗚呼一

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

濂銘亡友曾公之墓憤激於中而復繼之永嘆也公諱

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郕公五十七代孫其居

新淦吉陽里者已久世裔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以著

於公之先墓兹不重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

天騏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學教授妣

劉氏公年七歲能諳誦九經一字勿遺奉禮郎簡君正

理欲以神童舉於朝其父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

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數杳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為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掇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為詞章麗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不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内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遊益充拓其所未至寤疑辨

慼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於時公猶謂未要於至
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
程子以張敬夫年十六七即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
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
學分别義理容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澂之書
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
玩繹未嘗擇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娱若
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公名里

諸豪集徤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釃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入國朝有詔纂修元史勒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於家公賛決部居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為最多史成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

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遷入儀曹為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甍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黄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主乃陳叔

明公曰前王陳日煃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諗之使者不敢諱葢日煃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懼故託修貢以覘朝廷之意上叱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上問丞相曰曽魯在禮部今何職邪對曰不過主事爾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譔有中國一視同仁

之語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曾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咸見諸咏歌公獨譔賦以進十月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曾魯作邪援據既精鋪叙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又一月疾愈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上惻然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

主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舭翰為書戒之壬辰次石政潭果斂衽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至故居丁酉具棺斂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甲子祔塋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蓄德熙和人近之者温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

毁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抆淚經紀凶事三年間塟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惸惟恐或失其所生平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賔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寘諸乙榜人為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為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為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耶公屬文不喜留槀

其徒雖有所輯録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藳辨誤藏於家他咸未脫藳當公修元史時濂實為總裁及入南宫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為最深共坐官舍更析互辨每至夜分嘆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𩕳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其意蓋指公與濂也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儷於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林下胥

會馬共成一書庶可藉手以見前賢公令不可作矣故
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
深感馬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爲守約先生
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不納配一榻
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埶今來請
銘者次即圭出爲仲凡後女一人應真適劉奉孫二人
正龍夢龍銘曰氣化糾纆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
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兮載籍繽紛六藝攸尊各闢

其門兮枝分葉敷散為千塗混其精㮄兮彌綸大邦文物采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孰軋其樞孰苞其腴兮玉笥之陽神珠吐芒莫自翳藏兮大明麗天束帛戔戔搜羅俊賢兮衮褎鉞誅寓於策書輿論所孚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日維烝兮黼黻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删修兮所積之詵所發之深開陽闔陰兮正笏垂紳其色誾誾邦之老臣兮媢學蹮蹮其中愓然何翅霄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為列星寒光

晶熒兮下躲屏山馬鬛桓桓名在不刋兮

誠意伯劉公行狀　　黄紀善

公諱基字伯温世為括蒼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甞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性理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瑞州府高安

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間閲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閲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亷節著名發奸摘伏不避强禦為政嚴而有恵愛小民自以為比慈父而豪右數欲傾之時上下咸知其亷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

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為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於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為江浙儒學副提舉為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為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徒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

去之公獨呼門人沇與點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期之方谷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與元帥納琳哈剌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特哩特穆爾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為行省都事議収復公建議招捕以為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斬之餘黨脅從詿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郤不受執前議益堅特

哩特穆爾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鎮猶以公所議請於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凖招安授谷珍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特哩特穆爾左丞羈管公於紹興公發憤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葉姓等力沮之門人密拉薩巴曰今是非混淆豈公自經於溝瀆之時耶且太夫人在堂將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氣疾是後方氏遂横莫能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

水以詩文自誤時與好事者遊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為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舒穆嚕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畧使李闕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於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録由儒學副提舉格授公處州路総管府制諸將聞是命下率皆解體勑書至日於中庭設香案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今朝廷

以此見授無以宣力矣乃棄官歸田里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害遂從公居青田山中公乃著郁離子容或説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則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

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之所輔者爾奚以衆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陸陴家人業性朱佑等叅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八欵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

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討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

且不拔公以為宜遲拔江州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畧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愼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為神莫能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一以饒信降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

降諸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踼所坐胡牀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即歸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時語

所親以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溫臺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公之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於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即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赴京道經建德令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

戍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
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
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去
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
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
張士誠自守賊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
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
遂伐陳氏因大戰於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上移

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皆從之陳氏遂平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為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深伐福建果敗後他日公見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為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子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

如公言至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守心羣臣皆震懼公密奏上宜罷已以回天意次日上臨朝即以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為娛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上領之昶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巽巖時伺察公隂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

臺災翼巖因為書言之於上其事多公平日密聞於上或上使為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上遣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上登大寶於南

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中丞適中
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粮比宋制畝悉加五合上
特命青田縣粮止作五合起科餘凖所擬且曰使劉伯
温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
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寛政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上曰宋
元以來寛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
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

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賫奏詣行在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旨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上回京李公愬之公乃求退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巴拜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巴拜竟走沙漠上手詔叙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勲册公至京師上賫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

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上知其至
誠不强也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上怪之
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
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
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胡惟庸何如公曰此
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上曰吾之相無愈於先生公曰
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大
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

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城
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
詣闕謝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蜀表頌上仍以文
答之八月上使尅期以書手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
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
寛書奏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并已前奏請諸藁公皆
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公言於上甌括間有隙地曰談
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

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巡撿司守之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温州界抗拒不服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温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璡赴京奏其事逕詣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為左丞掌省事因抶舊怨欲構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誅老吏許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上聽遂為成案以奏賴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建公長

子獄上時已勑璉歸及奏上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慼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姫卷石遂白於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御製為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

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塟公於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稿五卷名曰犂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叅政卒於官次仲璟皆陳氏出巳女二人孫男三人廌虎豹孫女三人公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俟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

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畧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寛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相連絡幸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然與人交遊開心見誠坦蕩無間阻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

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贊上成大功上甞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甞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為憂喜者即此可知矣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上亦甚禮公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甞為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隂德不以富貴驕人

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文章為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於公子璉仲璟相知最深今公薨而璉没仲璟與璉之子膺請録公遺事因輯平昔所聞大畧為行狀至於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强質

也

參政劉公墓碑銘　蘇伯衡

皇明有佐命勲臣曰誠意伯劉公既薨上嘉念其功不寘洪武十年秋遂以承務郎考功監丞官其子孟藻後一月兼試監察御史後二月超拜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未三年竟薨於位十二年六月三十日也年三十有二上聞之嗟悼不已勑有司護喪反其里親為祭文命國子生陸居敬致奠其子廌等卜地里西石

門嶺董田之原以是年十一月六日塟焉既而使來屬伯衡銘其墓上之碑按孟藻姓劉氏諱璉字則孟藻也處州青田縣人曾祖諱庭槐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政知事護軍祖諱爚皇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並追封永嘉郡公考諱基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加 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封誠意伯曾祖妣梁氏祖妣富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妣富氏封永嘉郡夫人娶陳氏子男二人長廌次虎女一人

適麗水陳仔孟藻生數歲授以書二三通輒能誦後
終不忘年十餘為文辭立就奇氣爍爍紙上其師覽之
有愧色孟藻器局凝重而識慮宏遠誠意伯之留輦下
也孟藻内事母睦宗姻外應門戶撫鄉里無一不中度
於時永嘉為方氏所據鄉之羣無頼子煽於方氏將相
挺為變孟藻出其不意先其未發一夕撲滅之無得脫
者而闔境遂以奠枕其年才十八耳誠意伯以聞上曰
非卿焉有是子誠意伯之得請歸老於家也遣孟藻上

表謝恩名至榻前與語上為傾聽而任用之意昉於斯矣其年復進平蜀頌入見武樓下內出所製賴川侯傅友德等文俾持歸示誠意伯别撰進入自誠意伯家居孟藻將命朝謁無慮八九至至輒燕見上見其進止安雅占對明敏未嘗不以為賢而極為皇太子所重初誠意伯請於上曰甌閩之交有地曰談洋僻絶而嵓險戎卒逋逃淵藪也遇民往往蝟聚為奸利樹巡撿其地庶幾人知顧忌可其請執政胡惟庸當國以不關白恨甚

及其封事言郡縣豪猾吏孟藻上之又不先通執政執政愈益恨遣有㫖逮豪猾吏乃訹使誣誠意伯非法而刑部尚書吳雲等承執政風㫖議坐孟藻頼上知其父子深故免誠意伯薨之又明年夏監察御史李鐸以上㫖來取其觀象玩占諸書孟藻即日出書石室中槖從李御史赴闕奏曰臣先臣基臨終屬臣以書成之日慎勿泄也喪塟事畢其上之臣未及上重煩使者來取臣罪當萬死今悉送官矣唯陛下哀矜上慰諭之曰忠孝

哉其留服事朕孟藻頓首乞賜歸持服賜寶鈔三十貫遣之皇太子名賜食加賜五十貫秋七月服甫除而考功丞之命下考核平亭時譽翕然上猶以為散地兾試監察御史風裁凛凛眷遇尤篤陪祀圜丘被旨進勺無違禮者縉紳多之明日圜丘署丞進瑞粟特詔孟藻與通政使曽秉政作歌獨孟藻所作稱旨未幾除參政出涖江西進階中奉大夫同日除官四百餘人上諭衆曰劉璉勲臣子操心正大居家奉法歴官著效故委以重

任也顯有異績且入中書矣衆乃始知上於孟藻用之速由知之至而孟藻益感激圖報稱其在江西也同官韓士原貪而苛沈立本儉邪而不知大體孟藻一以忠信介直自處臨事决議不為俯仰雖出語侵之不變一號一令忖度利病便不便而後從違造城磚厲民更其要約而倒縣以解督運吉安布粟蕪汉而私公稱便縶禁囚徒充斥窮日夜之力疏理而囹圄以空此尤見褒賞於朝廷者也以此專使來錫監丞叅政命書方屬意

大用之而孟藻憤立本專恣致疾奄至大故庸非民之無禄而天奪之乎甍之日君子以其方嚮用而遽没降年又不永咸涕泣盡傷焉伯衡竊為劉氏先世之積累至誠意伯而始發誠意伯之遭逢至孟藻而益隆亦顯矣乎况孟藻能篤其忠貞奮其材猷上結主知濟美先公生膺峻擢死蒙異數是豈惟當世賢能後來聞風其未有不歆慕其忠孝者也然則其材雖不盡用其志則大行其命雖短而其名則已長孟藻復何憾於斯哉今

伯衡以朋友執筆為銘誼也烏得而讓之銘曰聖皇龍

興豪傑雲從運籌帷幄偉哉劉公令德不匱有君為子

繼武而作為天子使君鍾粹美强絶記倫不煩師教肆

筆成文爰自弱冠善謀善斷不動聲色制變將亂事聞

當宁當宁曰嗟允矣肖子亶其克家公雖退休心乎宸

黈上表上章君則奔走闕門峩峩出入不呵侍於燕間

家人莫過上公通候罔不恭敬曰父名臣宜子之令柄

臣憾公獨不已覩因事反噬遷怒於君巧詆深文冀罔

天聽君免子辜皇仁且聖求公遺書詔使臨門迺縢迺
橐獻於帝閣皇欲用君君乞終制俞其請矣申錫楮幣
祥琴既御趨而造朝榮以好爵曾不崇朝第宅鞍馬以
莫不賚其官再遷首尾三載君在考功有陟必明君試
御史無回不貞殿彼大藩豈無方伯往叅厥政徽君孰
托有兵有民有錢有粮有獄有訟有紀有綱晝思夕惟
不遑啟處何利不興何害不去去害興利民罔時恫頌
聲洋洋達於九重命書來錫昭示崇奬使者言還君以

長往命難諶斯而止乎茲不秉事權以究厥施年與材違皇用慨嘆遣文祭之親御宸翰恩禮優渥終始哀榮君又奚恨雖死猶生輝映前人慶延後嗣銘以傳信作者太史

明名臣琬琰録卷七

明名臣琬琰録卷八

明 徐紘 撰

學士承旨潛溪宋公行狀

鄭 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為婺之金華人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滎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從于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

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妊七月即生為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為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

誦邀至别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為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輙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明師即有成爾乃擕入學府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即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為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别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

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為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恩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予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閫奥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向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終始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膴仕者當是時曽

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巖方正先生年甫二十有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叅問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黄文獻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禮之如朋友柳謂公曰吾邦文獻淅水東號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絶倫之識

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黄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為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黄公謂其雄麗而温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為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即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内矣至正巳丑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為太史氏

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

閟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

門凝道記及著考經新説周禮集註等書初宋南渡後

新安朱文公東萊吕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為已任

婺實吕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

基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

遂為朱氏之學遂先生既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説獨

念吕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絶學每與人言而深慨

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説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為經論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辯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辟猶飫粱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

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
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
十月奉旨入内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
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嘆之壬寅八月
上名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
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罸中適天
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
誠慤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

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
先生論及黄石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
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
曰朕非不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畧乃用兵攻敗時務
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茍得
人心帑藏雖已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
國耶上詺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
無牛者官給之物其取租丞相退上顧先生曰向所言

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苦告詔還家燮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旨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修德進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名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畧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為蹐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昔聞古人令則

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羣臣言先生淳謹君子
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洪
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
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
例一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
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
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名宿大本堂討論達旦
先生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

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易天子之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為是故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武梁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

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既追封外王父為闕陽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名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邱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莅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閫奧之旨教以孝弟忠信之

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為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
次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為禮部主
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
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
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
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
義皇太子每歛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
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

要先生請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悦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黄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巧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説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不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為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古

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耳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上御齋室先生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脩短廣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議論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

陳氏贈德人先生奉詔搜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為辨奸録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録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生歷言帝王之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上後苑觀稼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誦讀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

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歷
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為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
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
誓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晝靡夜躬閱載冊書
於牘進之或覆視於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
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歷衣冠之制
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上
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上前所陳說不

為文飾隱蔽雖家事茍有問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為誰饌為誰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得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名問廷臣藏否第言其

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為誰先生曰善者與臣交故知其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為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為善諫矣然先生絶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藁署温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内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上强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懽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

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為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莱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是年某月詔徵先生冢子瓚之子慎為殿

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名介子璲除中書舍人上時休

暇輒命題試璲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語先生曰朕為卿

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上命璲慎共扶下殿祖子

孫三世皆官内廷當世以為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

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

之以寵馬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

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畧可自効萬一耳上

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乃加

贈先生之父侍郎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徳人為淑人祖徳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徳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為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𠏉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

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笞之而罷怒未解召
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心忠耳為可深罪乎上默
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駡曰吾怒時若
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
言豈不誤罪言者耶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為
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
而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
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亦可謂之賢者矣在廷

之臣皆以為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即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泒不可舟卿宜循内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即拜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勲業既著文章

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廷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顔色越翌日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宴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夸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

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朝七旬餘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為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上問璲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璲以安對未幾復謂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璲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

子正字桂彦良等皆為詩歌以紀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夸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欿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詘膝而首下垂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不曾一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闓闓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

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為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復説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道之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鈎距縱為所給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為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勑請文

以白金為獻先生却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即欣然為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為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逺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色温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為法初奉勑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為御史知列郡者

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為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先生為大人長者及先生歸上面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鬚狀貌豐厚不為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為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

乃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清蘿山闢一室於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為托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輙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為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然燈於几卧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土能作十餘字皆可辯點畫人以為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

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巳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寘重辟上念先生特降敕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歿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瘞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瘞刻石表墓者則知事𥠖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前先生一年卒瘞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璲有

文行精篆隸真草四體書孫男慎愷恂懌嗚呼楷自垂
髫時嘗侍先公真孝府君拜先生於牀下先生不以童
子無知即辱進教之親承化育於玆有年矣弟懼才質
凡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
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已顯著於當世其出處遭
逢行事之盛世係遷從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
爰敢衰取翰林待制王公偉先伯父太常博士諱濤君
舊著小傳及同門友人所作歷官記輯爲行狀一通俟

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為碑銘表諸墓隧庶幾他日太常

國史有所采擇焉

明名臣琬琰録卷八

明名臣琬琰録卷九

明 徐紘 撰

行省叅政陶安傳

失名

陶安字主敬姑孰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尤深於易元季嘗試於有司為明道院山長再調高節書院秩滿避亂家居沉涵道藝賦咏自樂若將終身乙未夏六月太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

父老出城迎安見上狀貌謂諸父老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與語時事大悦安因獻言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悦服以此順天應人四行弔伐首取金陵以圖王業天下不足平也上曰諾授安天下興國翼元帥府令史丙申秋七月已卯朔諸將奉上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以安為員外郎晉叅幕府從克金陵會丁母夫人憂服闋授行省都事尋陞左司郎中賛畫之功良多上既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因問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多其善讓癸卯黄州平上思得重臣以鎮之曰無愈安者遂命知黄州至則寛賦稅省徭役民悦服之改桐城令尋移知饒州時方征伐急軍需安勸諭率其民民皆樂輸而用不乏適閩寇至攻城安諭

父老率子弟固守俟援兵至擒其衆諸將以鄉民多從
賊欲屠之安曰民為所脅耳奈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
四境以寧上嘉其功御製詩以示褒美遣使往勞明年
入朝命復守饒州民懷其德建生祠事之吳元年初置
翰林院首名安為學士凡國家制度禮文之事多所定
擬御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使文章第一
家戊申上即皇帝位建元洪武春正月詔修大明令公
為議律官是月辛巳安與中丞劉基言於上曰遣聞儆

元舊制設中丞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迴擢豈能達哉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問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上因謂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叅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

道輔導得賢人各盡其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以李善長等兼東宫官乃諭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佚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上一日御東閣安與中丞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事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侈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

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此論深有契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説害之也上曰邪説之害道猶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士不能决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横捭闔之徒肆其邪説游諸侯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説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説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

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獻泊安等進郊社宗廟議其圜丘之議若曰今當尊古制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其方丘之議若曰今當以經為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鎮四海四瀆從祀其宗廟之議則若曰今擬四代各為一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

則合祭於高祖廟其社稷之議若曰今宜祭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皆從之安又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時有御史言安隱微之過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黜之中書省臣進曰御史職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上曰不然夫植佳木者必

去蟫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大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納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常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爲此讒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則害滋大矣竟黜之某年還江西行省叅政汪廣洋於山東以安代之時江西諸郡縣初下安鎮定之有法軍民帖然得恩追封其祖父父爲姑孰侯祖母母爲姑孰侯夫人某年安有疾既劇猶草時務十事上之九月戊戌卒於官上聞之

憂悼親為文遣使祭之時年五十九事載國史論曰自古帝王之興伐暴救民以安天下雖其智勇神授動有定畧要之艱難草昧之初人心未定所以啓廸淵衷者亦不能無賴於英雄豪傑之助若董公說高帝為義帝發喪誅無道秦之類者是已然我太祖之興比之漢高抑又過之盖元主入統華夏百二十餘年衰亂之後我太祖出而順天應人奠安中外當時奔走禦侮推誠効力如徐鄧湯常李沐諸公勲業烜著然謨謀帷幄自誠

意伯劉公之外如叅政陶公者亦不可多見方其避亂家居賦詠自若樂將終身其與耕莘釣渭同一揆也及其遇我太祖乃能審識真主首從義旗因説以弔伐安天下為心一見之頃兩言而合不數年間削平禍亂登斯民於袵席以立中國帝王萬世之業其視鳴條牧野之役夫何異乎然則董公之説不足言矣曩嘗得公之文集於當塗縣博張祐獲覩永樂間刑部侍郎劉辰所進事蹟及銘山宫賛費先生序語因類萃成篇庶幾一

覽得以仰見明良相遇之盛焉

文淵閣大學士朱公言行録　楊廉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國初仕至文淵閣大學士卒年七十有二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作文通四書五經大義祖洞雲先生嘗指以示人曰吾是孫他日必為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教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聖賢道學之傳為已任著述有詩經解頤詩經輯釋史輯等書奉繼母李氏克盡

孝道壬寅亂劇扶母逃竄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致聶鉉撰墓誌

皇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豐城仍舊為富州州守强佚憲中延公訓導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庠皆有成效大府以名聞於朝授職教授洪武八年起取赴京師廷試第一除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家屬不完謫教遼東公畧無愠色方且日賦詩文有遼海集未至遼城賜還鄉語子逢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汝祖所

著皇極經世等書而考証之十七年天子思用老成驛使召公授翰林待讀十八年奉旨校文禮闈撤棘之日授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是年九月遘危疾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逢掖詣闕上訴蒙上賜告歸臨終起坐加冠帶舉手加額曰感荷聖恩無以報効言畢而逝卒之前鄉人望見有星如虹墜於所居之室衆咸謂文星之墜以到家之日計之得九十日 墓誌

國子祭酒宋先生墓誌銘　　劉三吾

國子祭酒宋先生卒既往哭弔居數日博士吳守德持學正朱惟嘉所狀先生行實來曰先生嗣子麟疾在苫次不得先以請兹將歸窆滑之永寧阡惟翰林兄長吾於先生為同舍故懇銘焉尚憶走始來時會先生於春坊先生曰得毋與劉長吾為昆弟耶不然何面貌之似也相與感嘆久之嗚呼先兄以後至元丙子入監周旋十有五年中間纔兩歸江南爾在監舍法以其同時為昆弟以昆弟相知為世契則走於先生忍銘不忍乎按

狀先生姓宋氏諱納字仲敏世本衛之山楊人後徙滑
家馮兩世縣貤恩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
追封京兆郡侯諱德仁其曾祖贈中奉大夫河北江南
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諱宣其
祖官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贈推誠秉
義守正功臣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
護軍追封魏郡公謚忠肅諱崇祿其父忠肅在元時敭
歷中外四十餘年五持憲節逮事七朝豐功盛德所以

肅後衍慶神道碑紀之悉矣先生濡染家教動以矩矱
雅性持重不妄言笑齒貴冑館以來所師宗工碩儒月
開日益卓然有成擢科登仕為時聞人中經繹騷乃被
褐懐寶以自韜晦皇明受祚徵詣公車名見次有言動
聽洪武之十二年也是冬除國子助教横經發難摰部
廓塞學如容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勑文畀僧道録司
領教事者十有六通操笔立成雅稱上意起授翰林學
士奉議大夫俄陞文淵閣大學士日見親信有所補拾

會建太學成中外歲貢學徒日彯而職大司成者往往
選𥽉師生相訐教尼不行宸衷簡注擢為祭酒陞朝列
大夫以釐正前弊上自製誥詞至以尚父興周八百擬
之感惟眷遇所以提挈鏟硬不遺餘力師道既立皇心
載寧乙丑戊辰兩科得士大率三天下之二而龍頭魁
選恒在太學大被賞遇一日有疾上遣中使致諭其畧
曰卿禀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巳之幽德脩道教人
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天章下賁光輝儒紳

恒謂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其像肖焉喜溢天表然終老之以其子麟主望江簿特勑名之還俾便侍養其被遇優渥類此方倚之以棟梁我道楷式諸生也不謂得疾旬日遽不可起病也尚醫來治卒也遣官致祭其文悉上所自製故事文臣四品無給賞費者曠典之舉昉自先生斯皆異數也居嘗飲食恒在廂房未始一宿於家及是疾革麟等托諸監官懇請其還勵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祀兩祭齋戒中耶

至是祭畢乃就舁歸一不口及家事及家氣絶焉二月之三日昏暮時也嗚呼先生以八袠之年當易簀之際而風雲為氣不少衰丁社兩祀始終齋戒是持非其平日操存有素詎能方寸不亂若是哉可謂真大丈夫矣取其平生所裒集先世碑銘傳紀曰紀德録一集所自著述曰西隱集十又七卷既號西隱復别號所居别業曰白雲茅屋自法書名畫外他無所嗜好中朝名儒詩若文讀一二過輒能記憶不減少時今皆已矣生以元

至大辛亥十二月四日卒以今洪武二十三年春壽八十配康氏先卒子三人長衎祖即麟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主望江簿次復祖鄉邑訓導次安祖女一人在室孫男三恕慧懋女孫四曾孫男女各二皆幼臨發柩時上再遣祭舟車之費一出於官可謂生榮死哀也已銘曰銅臺世家忠肅公挺生賢嗣遭時雍身逢堯舜接夔龍代言文淵掌辟廱感惟皇上倚注隆率先條約自其躬風雲氣槩冰霜容教行六館諸生從金石文章錦

繡胸蔚為海内諸儒宗譽髦多士振文風棟梁斯道伊誰功夫何一疾遠罹凶至尊為之惻淵衷命醫與祭恩禮豐年登八十善考終歸定祖塋得幽宫銘阡者誰青藜翁子孫世世其吉逢

吏部尚書陳公墓誌　解縉

余奉詔纂修太祖實録觀自歲癸卯戡定陳氏彭蠡之戰至動星象衆庶咸見而四方豪傑之士雲合響應輻湊而爭趣之雖湯武之得士未能如是何其盛哉至歲

甲辰即王位而浙江取次平若廣信陳公修太祖之尤注眷者也是以首擢理官講畫律令崇寛厚而省繁苛復倫要而黜姑息簡明正大四方翕然知有一統之制作由此始焉繼而又謂兵刑之大者也唐世府兵之制稍為近古而未精密乃擢公兵部郎中而所以任將帥養士卒得内外相維之體兵農相資之意遂為萬世之法而公之昭顯成德益以著焉太祖初即位山東新下念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墜塗炭尤甚大將多練兵屯

田其間非公莫可治也遂權濟南知府居二年而政成
太祖嘉之以天官六曹之長而明習經制建官均職惟
公是宜權拜吏部尚書引據古典參酌時宜審地劇易制事繁簡貴賤疎數遠近寬嚴課功覈實賞錫黜陟之類皆公啟之未幾卒於位繼之者莫能移易也予嘗謂
太祖之治天下也其事有緒而若素定於畎畝之中誠所謂天授之者而一時勛舊臣高才碩德道全方備皆非近世之所能髣髴其一二者也於戲盛哉今尚書公

沒四十餘年始得其子九成為之狀求為之刻辭於石

按狀陳氏自彬始有聞於信之弋陽生應隆應隆生文光號南隱贈廸功郎生萬里字德甫號梅間任信州路歷山長教授贈黄巖州知州生三子曰誼曰天驥曰敏學字志仲號亦梅官至平江總管府治中生弘字仕遠蔭韶州路乳源縣主簿公之父也母張氏公生至正辛酉九月十九日沒於洪武辛亥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又一娶梧桐塢夫人楊氏今年九十餘公沒二年九成

奉母隱居於桂徙南寧今家於貴縣之郭門有子三人
曰鏞曰銘曰鐸鏞之子璡銘之子瓚鐸之子瓛為之詞
曰廣信之山龍虎欝盤弋陽九華連峯巑岏篤生偉人
逢時經綸審所宜歸乘運躍鱗聖人好生明刑勑法與
定章條惟存欽恤制兵之宜因仍歷世寓農講武經久
無弊山東初下兵民雜居朱轓皂盖往來撫綏期年政
成歸掌銓衡平均四海位冠六卿我納石室用纂六經
敬服德業副其聲稱著之簡冊復為此銘邦家之光間

里之榮

戶部尚書郁公神道碑銘　　解縉

國朝復先王之典禮所以付任才能用長舊典裁成輔相以全天下之士保其初終恩兼新故大小之臣咸稱職業班班有可稱道者豈惟天祐國家而賜之多賢亦國家深仁厚澤有以積累克稱天心也嗚呼豈不盛哉乃洪武戊辰歲予以年少擢進士為中書舍人直翰林日侍講華蓋殿中時時引選官居前講官不避即顧問

可否輒以直對一日見鳳陽郡公於儕衆中資貌瓌偉音吐濃暢威儀整齊知心異之上果賜名新即命戸部度支主事度支掌内帑賜予内直所與文淵閣相邇也會嘗與議論練達經歷久相善也未幾公陞北平部郎中先是戸部其屬有四是歲分為十二次有是命進階奉議大夫二十四年超授嘉議大夫戸部侍郎每奉事廷中玉音顧問天下地理陰陽戸口遭運之數民間利害無巨細皆響應無忒遺謬在廷之臣莫不以為難而

歛然每事啟度其屬能者未嘗以精敏自多名位自高人又莫不以為難及考滿遂陞尚書益寛大得體不為鎖屑授資善大夫喪母歸塟鳳陽賔客至者數郡盖公平生慷慨急於義饒財而好施尊禮儒生雅喜交遊從不為冷熱變親戚有急難不避治家有法綜理微密而不傷於繁雖國家能曲成人才如公之才亦可謂難能者也今永樂三年八月五日公卒於官上賜椁斂祭之為素服輟朝一日士大夫咸以為榮公本蘇州吳縣人

曾祖和祖仲瑜父字銘本母綦氏祖父以洪武初遷鳳陽公隨而家焉公娶嚴氏尤善理家公於家事不以爲言而井然有條無不舉公生至正丙戌正月十四日年六十子彬字孟文將奉公之柩歸塟於鳳陽臨淮公嘗托予銘其墓而神道之碑亦不可不刻也乃序而銘之詩曰泰運肇開賢豪生巨細咸具勳業成有奮布衣位六卿寛欲强敏豈惟承有善不伐責已盈人道不惡天所矜有崇斯阡其永寧

翰林學士劉三吾傳

劉三吾名如孫三吾其字也別號坦齋素以字行系出宋楚國公之裔世為茶陵人大父平埜父芃翁皆宿學兄長吾以上舍教宜庠存吾登庚午進士令臨武元末俱死節三吾美鬚髯有雲鵬海鶴之姿性情警絶文藻天縱方其未遇也以志節自厲陶寫性情自娛著表忠發微正氣諸書知非化鶴諸集流寓嶺南十有四年始以鄉貢辟為廣右掾當壬辰癸巳流離饑饉之歲與芃

翁父子兄弟自相師友雖在擾攘不廢文墨及我太祖
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召名儒三吾惴然應聘而起日與
宋濂詹同孫蕡輩侍上左右眷顧特隆朝廷設科取士
三場四書經義論詔誥表判策三吾多所刋定因著學
業啟蒙嘗被旨考正周禮纂書傳會選及諸功臣神道
碑銘多命三吾為之屢典文衡充讀卷官某省有進嘉
禾三吾時侍經筵首進嘉禾賦其辭曰皇上以一心之
和形而為庶徵之和年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應遠

迺騰懽蓋聞水陸草木之英為瓜為蓮所茁必駢所毓必雙矧是嘉禾為五穀之長文者異本而同秀質者同本而異秀是謂仁卉其莖當輝芒而森森鋒起其穎當結實而顆顆珠明莖之森也日出瑶空漏萬頃黄金之鎖碎穎之結也露下璇室連一色碧玉之晶熒蓋天惟發祥故特以是兆來歲之豐稔地不愛寶故以是開萬世之太平也玆祥也其在成周則異畝同穎于地為陶唐其在炎漢則一莖九穗於地為洛陽信地利之所鍾

在天意之靡常往聖有德必於往聖而感應今聖有德必於今聖而闡揚聖莫聖於大明朝之君靈莫靈於今天子之都廬嶽效靈仙醫進劑聖躬奏效於萬安國祚永綿於周世嶽靈假昔者而有言謂自今以往國家祥瑞種種相繼信斯言也宜郡國所奏之禎祥前後不一至而至皇上曰噫我茲開國不尚靈異惟民之安年之豐乃為朝廷之盛事猗猗嘉禾惟穀之精其大盈箱協種禾莖昔生周朝今來明廷獻之廟堂以貽祖靈則以

是禾昭格有廟者以生民命脉之所本有國生業之所自也既告宗廟乃敕太官飯抄雲子供入御餐所以必孰而薦者不敢虛其賜必昭受上帝也自今以始穫之秷秷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此又可見嘉禾之祥為豐年之兆而詠歌於良耜之什也抑兹祥也其在唐宋必付書史館必繪而為圖今國家不圖之圖而圖以九州四海一桑麻雨露之區不史之史而德澤在人心芳馨在史冊自有千萬世口碑之紀遂為

之歌曰天心降祥兮萬宇雝和地靈效珍兮所在嘉禾自今國其有年兮維此之瑞不厭其多斯豈不愈於漢廷赤雁之賦芝草之歌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上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欲自為註三吾時為左春坊贊善

明名臣琬琰録卷九